

撒向人间都是爱

DEEPEST LOVE TO
HELPLESS PEOPLE



中国王守兰社会福利慈善会
THE CHARITABLE COMMISSION OF
CHINA WANG SHOU LAN SOCIAL WELFARE

撒向人间都是爱

DEEPEST LOVE TO

HELPLESS PEOPLE

中国王守兰社会福利慈善会

THE CHARITABLE COMMISSION OF

CHINA WANG SHOU LAN SOCIAL WELFARE

前 言

王守兰是全国优秀女企业家。她人生道路坎坷，留下的却是一串串闪光的足迹。她曾是一个孤儿，无依无靠饱尝了童年的苦难生活；她曾是一名大学生，感受党的阳光雨露，编织美丽的青春梦幻；她也曾是一个囚徒，蒙受不白之冤；她现在是一名企业家，艰苦创业，如今已拥有上千万元的资产；她有一副热心肠，把爱洒满人间，为国家、为社会分担忧患；她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了温暖的手，收留了孤寡老人，拣回来无家可归的孤儿；她拥有一个近百口人的大家庭，今天她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社会福利慈善会。

王守兰从经营食杂店起家，靠诚实的劳动成了富翁。有了钱生活依旧简朴，却拿出成千上万的钱，倾其所能奉献给社会一份赤诚的爱心。

王守兰共收养了10个孤儿，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养大，最大的孩子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十几年来，她慷慨解囊救人危难，资助社会搞福利事业，数额无法计算；她还出资百万元，建守兰福利大楼，义务收养六十多名孤寡老人。出资在厦门创办“关东王守兰花园酒家”。她的事业正在向前发展，与日俱增。

王守兰的壮举不仅于此，她立下遗嘱，将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献给国家，造福于人民。她的行动受到了人民的传颂和赞扬，说她那里是“第二民政局”。党和政府给了她很高的荣誉，民政部授予她“义重德高”的铜匾，对她的无私奉献精神作了充分肯定。王守兰受到了李铁映、康克清、陈慕华、王光美、崔乃夫、王光英、倪志福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国内外的许多报刊载文介绍了王守兰的事迹。为了让人们了解王守兰的内心境界，现将文章和图片辑录成册。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文字都记下了她跋涉的足迹；每一张照片都凝聚着她奉献的爱心。这里将展现她“撒向人间都是爱”的一个个镜头。从这里我们可以走进王守兰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世间自有真情在；我们可以对王守兰大声地说：王守兰社会感谢您！

人民感谢您！

一九九三年六月·长春

高 義 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王守忠同志
把利院
办得更好
總志福
1991年5月1日

王守忠同志
花園店
賓王如歸
王支英

王守兰
 希望你把松花江
 企业办得更好
 王克英

王守兰
 无私奉献
 王守兰
 一九九一年五月

長春守兰福利大楼

陳慕華

王守兰福利院留念：

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扶幼济贫品格高尚。

美国洛杉矶
熊正龙 28/5-90

It has been a
great pleasure
to visit your large
— family. —

很荣幸看了您的大
家庭。

祝您更上一层楼！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chievement.
Miss Wang.

费尔德斯夫妻

澳大利亚

1990.10.6

Jim and Robyn Fields.
1990-10-6 AUSTRALIA.

新為川展

九月八・三三

日不明

千葉市
茂原市
藤原市
茅渚
茂

新為川展

高林孝志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神奈川県川崎市

日本国

宮橋志博代

市村紀世美

村上千晶

今井泰子
IMAI YASUKO

馬場せい子

藁谷洋子

安藤喜美子

一
政
部

韓國書院藏
子部二七三

裕興茶業

有假印



我是平凡人

希望大家都走平凡
的路

王蒙

1971.2.5 A.H.

今日中国出版社(北京)
中 华 出 版 社(香港)

联合出版

走向世界

——中华女英才 (170 页)

“百万富翁”的心灵

——记中国长春益民福利实业公司总经理王守兰

女人不仅仅是付出母爱。

——王守兰语

企业名称:中国长春益民福利实
业公司

总 经 理:王守兰

地 址:中国长春市南关区西
五马路 36 号

邮政编码:130042

Name: Yimin Welfare Industry
AndCommerce Corpra-
tion of Changchun, China

General Manager: wang Shoulun
Address: No. 36. Xinwn Road,
Nangnan District,
Changchun City, Chi-
na

P. C: 130042

她给人们以爱:被儿女赶出家门的老人;刚出生就被扔在垃圾箱边的残疾儿童;偷偷扔掉的私生子……人们用“地向人间洒满爱”来描写她。然而,却没有提到过,她的一生没得到本该属于她的那份爱,哪怕是一点点……

——题记

(一)

1989年3月1日,在一次女企业家的会议上我

认识了她。

朋友们的介绍,是几个跳跃的新闻点:

“她是百万富翁——300万!”

“这是她的女儿王琼。”那女孩子顶多四五岁,身穿红毛衣,耳戴金环。而她,已经50。

“她还有四个孩子。家里弄了20几口人,一个人一个姓——都是拣的。”

王守兰听着别人介绍她,笑眯眯地看着我。

当主持人利用开饭前的一点时间向众人介绍参会的知名人士并刚说了两句“长春市有名的个体户、百万富翁”时,她迫不及待地站起来,用她那特有的

爽朗声音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在人们的掌声、笑声中足足讲了20分钟。

那近似于新闻导语式的简单又有重点的发言，留给人们几个印象：

她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今年50岁。那该是标准的老大学生——今天类似这样的人干个体并如此富裕的，少见。

她学的是体育专业——为她的形体作了恰如其分的解释。

她被冤枉关进监狱13年。其中，为逃出来申诉冤屈又被抓回坐小牢——一个三尺宽八尺长没有床只一支小灯通宵不灭——至今她落下一个病根，晚上不通宵开灯就睡不着觉，一关灯她就害怕。为此，供电局还免去了她的家用电费。

1980年平反出狱，政府照顾她有病，待刚恢复一点，即同意她在产院门口开食杂店。500元资金是从居委会主任那儿借来的。几年后到了300万——她说她还在建3000平米的六层楼，办福利院，再收十个孩子，搞个“婚姻介绍服务一条龙”……她说她拣的大孩子今年27岁快结婚了，她花了一万多元办好了“嫁妆”。

她说她比在座的几千人大厂的厂长们方便：拿个两万三万，不用一级一级批，她一人同意就行。

开始，人们不断地鼓掌，高兴地大笑，欣赏她谈话的地方风格，幽默风趣地吐词，甚至欣赏那强烈的表现欲。

渐渐地，人们开始想法联缀这些片断，希望能联成一个顺顺当当的故事，找到一个为80年代的人容易理解的逻辑。

然而，人们总觉得她似乎缺少了什么，人们的脑际出现了一个问号：

她长得不难看，尽管是北方人的体魄，粗犷、高大，但若以退伍运动员来看，形象还真不错；

她年龄刚过50，比起上婚姻介绍所或暮年再婚的老年女性来，她年轻得多。

然而她说，她这辈子没结婚。

她也没说，这辈子她还想结婚。

为什么：没有人问，她没有解释。

也许，这一串故事所缺少的，正是这一环节。而这种近似乎空荡甚至有点莫名其妙的悲切切的感觉，恰恰来自于她的富有，来自于她对那20几位老老少少付出的爱……

(二)

1980年4月14日王守兰从监狱回到长春市。那时还患着病。三年后病好了，她开了个小杂货店，红糖、卫生纸且是对面产院里女人的急需品，她为人又心眼儿好，天时地利人和全让她占了，很快有了可观的收入。

她打听到有个叔叔还在长岭老家孤身一人，生活艰难，便决定接来共同生活。

1946年长岭闹鼠疫时，王守兰的父母双亡，就是这位叔叔，留下了她弟弟，而以五石粮的价钱将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幸亏解放得早，没去成。

叔叔在窘况中被王守兰接进城，羞愧得老泪纵横：“我对不起你啊！”

王守兰这么跟他说：“只要我在，就不能让你给别人添麻烦，给社会增加负担。”

1983年8月14日，产院旁边的垃圾堆上，一个骨瘦如柴的女婴，身上只穿一个打了补丁的兜肚，胳膊上还长着两个瘤子，脖子上系的布条上写出生年月，父母姓和地址。

王守兰听见嚷嚷声，拨开人群一看，立即将小孩子抱回家。几个月后，她花200元为孩子做了手术，割去了瘤子。这就是王琼。她说：“那时生活还苦，穷与琼同音，起了这名儿。”

过后又拣了个两岁的男孩，很健康，她说：“肯定是私生子，扔了。”那时她已富裕，起了个名儿叫“王富”。

事后，她带着王琼找到亲生父母，批评他们一通，又说：“孩子我养着，将来还给你们。”王琼的亲爷爷跪在王守兰眼前……

1984年，王守兰回长岭过春节，腊月二十八，她见一个人穿着破棉袄无家可归，这是村里有名的傻老赵，是1957年下放农村的，逐渐变痴变呆。房子坏了，锅被村里的孩子偷走了，集体困难，包不了她。王守兰找到村领导说，不能让人看承包的笑话，她出钱包下了傻老赵的衣食住行。

1985年末，王守兰为她的两辆大客车办年终检查，在街道办事处遇见了72岁的杜老太太。杜老太太靠摆小人书摊生活，老伴去世后，被赶出了家门。王守兰知道后，对杜老太太说：“你到我去吧，我养活你。”

老太太半信半疑地跟她去了。王守兰给买了被子，安排住处。1986年春节，经居委会主任作媒，杜老

太太与王守兰的叔叔成了亲。王守兰又为他们买了电视、洗衣机，还花一万五买了房子……

狱中，一位狱友叫王乃然的对她照顾不错，出狱后，王守兰让她留在自己家里帮助持家。

王乃然的舅舅投靠到门上，王守兰又收下。

王乃然的儿女结婚，她送3000元。1000元办婚事，2000元买了个小四轮拖拉机……

一些单位把无法解决的孤儿送来，她也收下。

1988年7月18日，王守兰在北京开完表彰会，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奖的“义重德高”的匾回到长春。进门看到一封信，信是在押犯王立军写来的。他1988年犯伤害致死罪判了无期，因表现好，减了两次刑。去年6月27日妻患癌症去世，留下7岁的儿子。王立军悲痛欲绝，中队指导员建议他求助于王守兰。

王守兰看完信，立即去监狱看望王立军。慨然接受了他的请求。嘱咐他：“安心改造，争取再减刑、早出狱，出狱后如工作无着落可到我那去。孩子一定替你抚养好，让他有出息。”那个七岁的孩子今年已进了重点小学读书，户口也落在了王守兰的家中。

长岭老家有六户困难户由她长年抚养。每月王守兰为这20几口人，必须付出3000元生活费。她家就在产院门口，又出了好名气，来医院看病生孩子的遇个急难都找她。产院动手术得先交200元，一些没钱的急病户向她试着借用，她二话没说就给，仅1986年就有9人找她垫钱。

……

好象她是座挥霍不尽的金山，一棵专门生钱的宝树。

过去人们因她有病，叫她“王疯子”——款子，万千地捐；人，一个连一个地拣——近乎疯狂。

而好听的则称她为“第二民政局”。

这事要发生在50年代，或者“文化革命”前，人们也许理解为很正常。不过，那时，也不会允许一个女人发那么大的财。

在今天，80年代，人们总有点莫名其妙。尽管对她的这份热情极端赞许。

王守兰自己的解释更令人拍案叫绝：

“要钱做什么？我要的是用我的苦换来别人的幸福。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私心，为别人着想，社会风气不就好转吗？”

这话很对！然而达到“每一个人”，几乎是幻想——人们刚醒悟了没几年，正在强调自我价值，自我享受，在无形中在干着“一切为了钱”，在看重自己而不是别人。

王守兰又说：“闹鼠疫那年，我差点死了，是解放军救了我，又是党政府送我上了大学，我的生命是党给的，不能把‘四人帮’的迫害与党的恩情混淆起来。我为党分忧，还要办医院、幼儿园，把钱全用在社会福利和党的事业上。”

“党为我平了反，让我致富了，拿点钱为社会做点好事，有啥不应该？”“我就是要报恩。”她理直气壮、大声地说着。

有人在底下议论：“整个儿一个50年代。”

更多的人觉得：把80年代商品、个人发家致富实践与50年代的思想结合得那么好，简直奇迹。

王守兰听说后承认：“‘文化革命’的13年，我被关在小牢房里，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知道。”

13年，对于她，那个与世隔绝的小牢房，形成了她人生历程中一个思想断裂带。

我不解地问她：“你对现在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老百姓的牢骚有感觉吗？”

她说，她从监狱回到长春，一个最明显的感觉是：“人怎么都各顾各了？”“说到那些官倒，干部子弟什么的，咱不知道那是真呢还是假。你知道那是真的吗？”

与此相反，她的行动——从500元到300万元的发家史，却真切体现着改革时代脉搏的最强音。

一个叫人难以理解的逻辑——思想与行动的逻辑矛盾。

我想起了那串联她一生故事的“空白地带”。

有些人，因为一生缺少爱，或许会以消灭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来求得解脱；

王守兰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那么，她属于哪一种呢？

《吉林日报》1986年6月报道王守兰的事迹时，作者曾写了这么一段：“她承受过受迫害的侮辱，获得爱情、生育子女的权都被剥夺了。她是女人，她有伟大的母爱必须奉献，于是她献了，献给许许多多的孩子……”

(三)

要说王守兰一生都没得到过“爱”，似乎也不公平。

王守兰随身的包中总带着两个本——便可证明她受到的关心和爱护非常之多。

一个是相册。那上面有她与陈慕华拥抱时的留影，有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关涛接见时的合影，有王

光美与她的合影……

另一本是“自制档案”——足有两公分厚，里面贴着各种各样的证明、文件、报纸；女企业家协会理事名单，那里面有她；康克清的题词；表扬她的各种剪报；照片；兴建食品店的证明，医院诊断书，补办大学毕业证书的通知，免税等证明，甚至还有“开后门”的条子。这些，代表着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长春南关区具体管理部门的领导对她的关心与照顾。对于一个为社会分忧而自己从不要求什么的人来说，我们的社会和政府绝对是大开绿灯的。

请看几个批条：

1988年8月9日，吉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给长岭县人民政府去函说：“王守兰同志是位知名度很高的女企业家。她用兴办运输事业集资办福利院。她有两台大客车在你县境内发生车辆被截的事情，请你县帮助将此情况调查清楚，处理好，以保证好运输业的正常进行。”

这样的公函，省府去了两次。省公安厅也发出这样的函，其他地方的函也有好几封，直接处理此事的领导在批条上写了这么句话：“因是一位先进人物，故可按刘局长写的条子给予关照。但应教育司机，为先进人物开车也要遵纪守法。”

1988年10月24日，一位领导批条：

“贾主任，全国女企业家王守兰同志兴办的益民副食品商店急需红糖，主要供产妇用。请协助解决为盼。”

因为食用红糖无货，有关部门从工业用糖中解决。这位领导又对物价局这么批：“财委解决的是工业用糖，请在定价中给予照顾。”

此外，还有供电局免收家用电费的证明……

王守兰说：“她的运输业——两辆大客车是照常纳税的。食杂店的电费也交。”

这本被人称“零零碎碎什么都有”的灰色“档案”，在王守兰眼中的分量格外重。她对每张小小的批示——只要那上面有领导的字，只要那上面有自己的事，都仔细粘粘。她的感激和渴望。全融进了这本不起眼“档案”集中。

这，当然可以称为爱——对一个先进人物，对一个为社会作出如此贡献而没有丝毫怨恨的人。

但，也可以称作同情、关心、照顾或者是表彰。

她，是否就用这种社会评价、鼓励、关怀，用这种不能真正称之为爱的爱在填补着那“荒漠”，填补着

空荡荡的女人的心灵。

否则，她为什么为叔叔和杜老太太办婚事操那么大心，安排得那么周到？

否则，她为什么为不是自己的孩子结婚准备花费那么多？

否则，她为什么要在正建的3000米六层楼中专辟一层楼搞“婚姻服务一条龙”？

否则，为什么她对爱情的结晶——孩子奔涌出那么巨大的感情？

难道，为别人办婚事时，她就一点也不触景生情？

不，她是个人。她同样有人的一切情感与需求。

只不过她没有说出来，甚至于她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自己并不明白意识到。

我曾小心地问她：“你为什么不结婚？”

本来很兴奋的她，神色突然黯然。微低着头，无意识地拨开自己的手指头：“我……怕再受到刺激，再生气。”

而她的病，就是受刺激引起的。她说，她从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小店经营那会儿开始，她就没犯病——她有了寄托，有了心理上的平衡，那么繁忙，那么多家庭成员，使她暂时忘却了自己的那份孤独。

我又小心地问：“年轻时有人喜欢过你吗？”

她嚅嚅地：“有过……还是军校的呢？”

“后来怎么了？”

“我不是学体育吗？得晚结婚。毕业后上农村搞社教，后来就被关起来，吹了！”

“谈了多长时间？”

“一年多。”

这就是她，一位50岁的女性所得到的那一点点属于她自己的那份爱——政治风雨连这一点爱也没允许存在。

对于一个监狱中的她，无人会去爱的，尤其是那时候；

出狱时，她病还未好，人称“王疯子”，可想而知，一个在社会上有过这份“名誉”和“殊称”的人，有谁会去爱她，敢去爱她？

现在，她病好了，富了。人们是否改变了习惯的看法？或者说，有人会看上她的名声和财富？

那还得问她自己看得上看不上这号男人？

这号男人又是否填补得了她心中的“荒漠”？

（杨杏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长篇报告文学 (212 页)

女老板传奇

开 篇

她风风火火地走路，粗喉咙大嗓地讲话，人也长得气宇轩昂，颇有一种男子汉气概。我细细打量这位大姐，打量这位长春市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她 50 岁出头未能成婚，却已经有了三个儿女，她曾经是个孤儿，如今却操持起了几十口之家，成为长春市守兰福利大楼和益民福利公司总经理。她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呢？

上篇 女囚恨

第一章

从童养媳到“批斗台”

1. 被卖了 5 石高粮却未过门的童养媳

时光回溯到 45 年前，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滚出了中国，却将罪恶的“731 细菌部队”研制的各种细菌残留在东北荒凉的黑土地上。

1946 年的吉林省长岭县，鼠疫发生、蔓延，精壮壮的汉子、好端端的人成群死去。乌鸦煽动着翅膀成阵飞来，惨叫于枯树枝头，野狗瞪着血红的眼睛，唁唁狂吠，望着荒郊野外踽踽独行的人影。残阳如血，朔风凄厉，几十里地内几乎看不见人烟。长岭有个太平山，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名字，当然也未能逃过鼠疫黑色的魔掌。

太平山的西新村，原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屯，由于闹鼠疫，死的死，逃的逃，一片破败。村东头的王家夫妻双亡，扔下了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跟她两个月的弟弟。两个倔强的小生命只好由叔叔王殿忠收养。叔婶无孩子，挺喜欢小子，对小丫头蛋子可就不那么上心。小丫蛋自然是饥一顿饱一顿冷一口热一口，穿得也不囫圇，还常常遭婶婶的白眼和斥骂。1947 年她 7 岁，叔婶作主为她找了个婆家，以 5 石高粱的身价卖给了长岭西荒的老任家，小丫蛋成了未过门的童养媳。转过年婆家催过门，幸喜来了八路军武工队，废止了血泪斑斑的童养媳制度。

1948 年，她 8 岁，跟拉羊草的车一块去了县城。县城好远好远，花轱辘车吱吱扭扭的，从老爷儿（太阳）还没露脸就开始走，一直走到日头落山，才到一个烧锅（烧酒的作坊）后院吃晚饭。那里有一群当兵的人，一律打着绑脚，人都非常和气，热情地招呼老板、掌包的和小丫蛋吃饭。小丫蛋象三九天遇见了炭火盆，立时感到热乎乎的。车老板告诉小丫蛋，他们就是帮咱穷人闹翻身给咱穷人打天下的八路军（其实那时已改称解放军）。八路军中有一位 40 多岁的大爷，一下子把小丫蛋揽在怀里，把手里的碗给她。小丫蛋哭了，絮叨起自己没爹没妈，是孤儿，又被卖做童养媳。八路军大爷挺同情她，也挺喜欢她，于是把她委托给区长照管。后来小丫蛋知道，那位八路军大爷，便是 30 年后的长春市委书记，鼎鼎大名的王季平。那位区长名叫吕国英。吕区长把小丫蛋送到太平山中心小学读书，取名叫王守兰。我们这位主人公于是开始她特别的也是普通的，痛苦的也是幸福的，悲壮的也是轻松的颇具传奇色彩的生涯。

1950 年王守兰入队，当了少先队大队长，1953 年王守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上小学五年级时，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倒卖蜂蜜，偷漏

国税,在叔叔家住时被小守兰机灵地发觉,报告给区政府,区领导直夸小守兰的阶级觉悟,对那人处以罚款。对此,1954年6月8日的《吉林日报》,以《小学生王守兰护税》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1955年王守兰被保送到长岭一中学习。1958年,又被保送到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

孤儿王守兰在共和国灿烂的阳光下,在党的温暖怀抱里幸福成长。党的关怀象一粒发了芽的种子,深深地埋进王守兰的心中。

2. 当上学生会主席又被开除了团籍

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席卷中国。深翻地的鼓声咚咚,大炼钢铁的炉火熊熊,人们鼓涨的热情和着强迫命令,在神州大地演出一曲威武雄壮的话剧。

热潮滚滚,响应投身者甚众。然而也有一些有主见的头脑清醒者,在头脑清醒者中又有一些敢于直言的人。长岭县委书记吕国英便是其中的一个,在县委整风中被打成大右派、反革命。由长岭县吕国英保送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读书的王守兰,出人意料也在意料之中地受到了株连。那时,17岁的王守兰以其高度的阶级觉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门门功课优秀的优势,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成为全校同学瞩目的人物,值此风云突变吕国英被难之时,王守兰自然说了一些为吕国英辩解的话,因而“责无旁贷”地成了“反革命”培养的“崽子”,被开除了团籍、学籍,1959年被遣送回老家长岭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

王守兰不服。1959年夏天,她把那床过冬用的棉被卖了,登上西去的列车去北京告状。中央信访局无暇顾及这个被开除团籍、学籍的农村姑娘。在她个人看来这事情天大地大,而在日理万机总揽全局的国家要员面前这实在是排不上号的小事一桩。他们叫她到国务院接待室。国务院接待室未能为她平反,悉心地告诉她应回省里去解决,把她送到了车站,负责地为她买好回程的车票。回来后王守兰索性住在了长春市二道河子区的舅舅家,继续到省政府上访,一连两个月多,颇有一股“杨三姐告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

3. 运动场上一举夺魁进入体院田径系

转机来了,二道河子区举办职工运动会,运动员由各委推选自由参加。王守兰以19岁的青春年少和1米67的个头参加了运动会,一举夺得女子800公尺竞赛第一名。进而代表二道河子区参加了全市职工运动大会。

这天,女子800公尺角逐,发令枪响,运动员们象离弦箭一般冲出起跑线,在弯弯的跑道上,展开速

度与耐力的竞争。王守兰甩开臂膀,风驰电掣,在观众一片助威加油声中,第一个冲到终点。

第二天,女子自行车赛。王守兰以与上场运动员们无可比拟的体魄和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头,技压群芳,再获第一。

这一切,被那位后来有口皆碑的体育界伯乐、副省长张文海尽收眼帘。这位60多岁满头白发似一面威严旗帜个子不高又满脸带笑的老领导,将小王召到跟前,详细询问了她的情况,对“团籍”,“学籍”的事未置可否,劈口却问:“你乐不乐意上体校?”王守兰喜出望外,不啻于老财迷一摔跟头拣了个金元宝,小孤儿在异地他乡见到了亲娘,连说:“愿意、愿意”。事情就这样简单,她从长岭县起回了户口,进了吉林省体育学院田径系。1962年省体育学院下马,并入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1963年王守兰于东北师大体育系毕业,被分配到省教委仪器公司,当时她23周岁。

一连工作了三年,她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其正直、泼辣的工作和对人快人快语的古道热肠,赢得了大家的啧啧称道。

4. 进京上访被揪上了清华园的批斗台

1966年,作为年轻的共和国成长历程中最叫人惊心动魄的年头,毋庸置疑地被载入了史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造反有理”的声浪此起彼伏,人们纷纷挥戈上阵,从文化界开始,进而几乎口诛笔伐到所有战线,所有领域。省教委仪器公司自然也不是安定的绿洲。

管人事的同志以其掌管档案的便利和权威,成为“揭老底”战斗队,贴出了“王守兰是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把王守兰被开除团籍的那一段历史合盘托出。不久,向走资派夺权,公司主任也被揪出,王守兰被陪斗当权派,又被押送到澡堂子去住。王守兰以“体育棒子”出身的敏锐反映和男子汉般的大胆泼辣,觑个空儿溜出澡堂子,径自爬上了大串联时匆匆喘息的一路晚点的“时代列车”。

王守兰的目的是进京告状,住在教育部招待所,那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上访人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一齐走上天安门广场,享誉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终身难忘的喜悦,挥手、呼喊,激动的心快跳出了胸腔,淹没在一片红色的海洋里。回招待所的路上,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

到了招待所,单位派来捉拿“逃犯”的四名造反派战友已在那里恭候。王守兰和上访人员同仇敌忾,怒斥单位的造反派“竟敢来毛主席身边抓人?”举起这样一根吓人的大棒以自卫,各位造反派战友也只

好偃旗息鼓，退避三舍。谁知他们串通了蒯大富、聂元梓那伙人，1967年4月10日，把王守兰抓到了清华园。

彼时，清华园大操场上无数面旗帜迎风招展，一支支“文化大革命”的颂歌震耳欲聋。这里，30万造反派和“革命师生”正在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台上，是彭真、薄一波、蒋南翔、王光美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被视为有着各式各样罪名的“历史罪人”。王守兰被推到王光美身边，陪同批斗。也正是由于这次同台被斗，使她得以认识王光美大姐这位国家主席的夫人。单说王守兰，被推到王光美同志身旁，只见王光美同志身上被穿了一件翻毛大衣，造反派们自然取它“反毛”的寓意。脖子上则被挂一串乒乓球权当“项链”。王光美同志满脸是汗，面容苍白。王守兰不忍目睹，上来了倔脾气，竟于台上喊起“什么文化大革命，谁都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这自然是“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造反派们当即将她绑起，打入囚车，围住双眼，王守兰耳边只闻警笛怪叫，便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一个至今也说不清楚的当年被关押的一个什么地方。

第二章 铁窗血泪

5. 最先进去的那座监狱至今不知道叫啥名

王守兰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没有讯问，只有红卫兵们和军管的战士们在看守。王守兰望着悠悠白云，遥想家乡，对高墙外边的世界一无所知。于苦煎熬中溽暑过去，树叶黄了，又落了，眨眼飘起了雪花。冷风嗖嗖灌进来时，她被释放了。时值1967年冬季，王守兰告别了关押的地方，后来她猜想那可能是秦城监狱？想想又不象，反正不少大人物也都关押在那个地方。

回到长春，单位不给开支，她找到当时威震春城名扬海内的二总部（系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第二总部），请那里的造反派头头们给解决问题。一个在北京被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出来后竟敢向造反战士们“秋后算帐”，寻找真理，这正应了那句俗话，叫做“猪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来寻死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王守兰当即被定罪为反革命，押送铁北监狱，从而第二次身陷囹圄。在这里，她又与当时省、市的一些显赫人物，诸如曾做过她伯乐的副省长张

文海、市委领导任青远，后来担任省武警总队司令员的申虎城等结为“狱友”。

铁北监狱仍然没有提审，9个月以后，一辆草绿色吉普车、两名女法警又将她移到四平女监，以“坏分子”罪名判决15年。

6. 用一个扒锯子越出了四平女监

王守兰不服，还要到北京去告状，她申诉、呼冤，一股九牛也拉不回来的气势。四平女监以“反改造”为名，把她由“大号”送进了“小号”，时间一天天地挨过去，王守兰成了囚中之囚。她想变成一把火，烧开牢门，又想变成一只鸟，直冲云霄，她琢磨着，怎样才能出去告状？

机会来了，上厕所倒便桶的时候，她幸运地拣到了一个扒锯子，此乃是建筑部门经常用以把两根木头固定一处的凹形钉子，由铁匠炉用钢筋锤锻而成。虽然锈迹斑斑，但在王守兰眼里，却如秦王见了“和氏璧”一样。她兴奋得不能自己，心咚咚直跳，这不是最好的越狱工具吗？她瞧瞧四下无人，嗖地拣起揣进了怀里。回到小号，她选准身后隐蔽些的石头墙，开始抠呀抠，每天抠一点儿，就象我们在电影里所见所有越狱开时的举动那样。她焦急地又是小心翼翼地抠着。

恶劣的监狱伙食条件，使她得了阑尾炎。阑尾炎帮了她的忙。那天，狱友王乃然（一个不幸触犯了共和国法律的青年女性）用手推车推她去做手术，使她有机会细心地观察了监狱大院的地形地貌，熟记于心。手术尚未拆线，她迫不及待地越狱了。

那是1968年冬末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她扔掉磨短了半截的扒锯子，移开那块抠得利索的石头，室外的星光和空气透进来，她好兴奋，探头瞧瞧，然后躬身钻出，正巧那晚上是大号点名，她溜到看守班班长室，捞件警察大衣穿在身上，就那样走出了监狱大门。

7. 一味地南辕北辙仍然是告状告状

来到自由的天地里她想到依然是去北京，她还要去那里告状申冤。沿着四平天桥下两边支掌的架，她连走带爬，总觉得身后有人来抓她，“呜”地一声火车鸣叫，使她一惊，险些摔下铁道。火车轰轰隆隆开了过去，整个天桥都在震颤，她定一定神，继续向前爬。她从道外爬向道里，她知道，爬过天桥就是站台。现在，她终于走在站台上，恰好有一伙抬担架的往行李车上送病人，她不失时机地过去帮忙，黑糊糊地急切地谁也没留心病人家属中多了个人，她就这样混上了火车。

糟，上车站她发现这车不是西行不是开往北京

方面的，恰恰相反是向东咣咣嚓嚓开到了长春。长春她熟，在西道口走了出来。走出站台里边她就直奔住在南湖附近的弟弟家，那个比她小6岁的弟弟也是唯一的亲人。五六年前她托张文海帮忙按照政策弟弟调到了长春市。她嗖嗖地走，终于走到了胡兰门市部旁边的弟弟家。敲开门，只有弟媳和两个孩子，弟媳十分惊讶地问大姐是怎么出来的？她简单地说了说又问弟弟去哪儿了？弟媳告诉他，丈夫因受她牵连也被抓正在市局呢，自己也在反省改造。她们没敢惊动熟睡的孩子，弟媳草草给她弄点豆腐吃了，给她找出二元钱，要找件丈夫的衣服给姐姐穿却未能找到。弟媳催她快走免得被人发现。她心慌意乱出来后漫无目的地走，一走走到了长春郊区城西火烧李，这时天快亮了，不远处的杨家粉房屯已响起了鸡鸣。她实在困得不行，眼皮打架不能再走，举目到处是雪闪着清冷的光。她把警察大衣翻过来，让羊皮露在外边，躲在回族坟的墓坑里实实在在地睡了一觉。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三点多钟，年关将近已经有了断断续续的爆竹声。她记起这天是腊月二十三正过小年。她揉揉冻得麻木的双脚，又向火车站走去。

下午四点钟，她又爬上一趟列车。仍然坐错了方向，在一个不大不小的车站——三岔河下了车。下车后天已擦黑王守兰走进了大车店。她身穿扎得一趟趟地梆梆硬的囚服棉袄，声称自己是地质队的，因手术怕磨跟大车店的女同志换了件小花棉袄穿。幸好那时候住店并不象如今认真地要什么身份证。王守兰在店里住下，又说要回农村缺少盘缠将大衣卖了30元。有了钱王守兰起了张直达北京的车票第三次进京。

8. 束手就擒再次被投入四平女监

出了北京站，阑尾手术刀口处隐隐作痛，王守兰找个僻静处看一看，发现手术部位的创口化脓，且早已过了拆线的时间。她从车站的墙上拨下根钉子，咬紧牙关把一个个线头扯掉颇有一点当年关帝老爷刮骨疗毒的气概，谁知蠕动的肠子呼一下鼓出来，王守兰顾不得疼痛，就用里边的线衣裹紧，找根绳子勒上，又花了一角八分钱买了两瓶打火机用的汽油，一瓶做为阑尾消毒，一瓶上脚，逃回长春在火烧李回族坟睡的那天夜里，双脚已经冻起了燎浆大泡。

王守兰向前走去，发现站前的电线杆子上，已经贴出了追捕逃犯王守兰的通缉令，自己的特征被列得一清二楚。她再次咬紧牙关，又用钉子把镶过的黄牙缝抠下。尔后花了四元钱，在大栅栏买了一顶棉帽子戴上，再度来到了国务院群众来信来访接待站，在那门口同样看到了通缉令，王守兰不免心惊肉跳，好

在当时的通缉令很多，人们并不特别留心茫茫人海里的“通缉犯”。王守兰不敢贸然告状，听旁边有些造反派们说要上徐州，心想搭上这些伙伴们到更远的地方去写上诉材料或许更稳便。于是她说自己是东北的学生，跟那五六个人一起爬上拉原木的货车，到了曾经武斗激烈冷枪还不时划过空中的徐州市。

王守兰跟造反派们一块吃了几天大锅饭，又把贴身的毛背心卖了，买来信纸，开始写上告信，分别寄给了党中央、军委、中组部和四平监狱。

1969年正月初六那天，徐州的天气一如东北一样干冷干冷，四平监狱一男二女三名干部循着王守兰徐州寄信的地址找到了王守兰。又把她押回了四平监狱，依旧投进小号。王守兰越狱半月的结果是加刑五年，脚上也被锁上了镣铐。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那特殊的年代，在人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日子里，一个“坏分子”，自然插翅也难逃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王守兰的阑尾好了，开始拖着镣铐，到车间劳动。

9. 在黑嘴子监狱精神分裂平反后依然怕见铁窗

1971年王守兰被转入第四座监狱——长春黑嘴子——一座规范的女监。王守兰依旧申诉、上告、呼冤不止，依旧被关入小号。1974年，一个死刑犯的示众会上，王守兰被拉去陪绑，王守兰不知就里，沉冤未雪，遽然含恨死去，岂能心甘？她神志恍惚，被送入公主岭公安精神病院。经医生鉴定，得了精神分裂症，那正是1975至1976年间。她疯了，恍如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以至于以后平反释放后，竟不知毛主席已经逝世，她嚎啕大哭。

1980年4月14日，长春黑嘴子监狱以“长黑监狱字第6号”宣布：“王守兰，原判坏分子罪，于80年4月14日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裁定（改判）无罪案，给予平反释放，特此证明。”

28岁入狱，前后共坐了13年大狱的王守兰，出狱时已过不惑之年，共和国的天是湛蓝的，街路旁鲜花鲜草绿，南湖的冰层已化做一泓春水，碧波荡漾着。岸边的柳树吐着一层层的鹅黄和嫩绿，远远望去，恍若云烟，变化最大的，是这里，那里，尤其是斯大林大街两旁，一幢幢高层建筑悄然崛起，春城变了，多么美丽，生活变了，多么美好。王守兰想大声喊叫，把郁积的闷气一下子吐掉，她又想象当年夺魁一样迅跑，把那13年的光阴夺回来。然而，她的精神分裂症尚未痊愈，见人变害怕，瞪眼睡不着觉。她的单位、长春市教学仪器公司的同志们护送她到四平市精神病院治疗，1982年又转去北京安定医院复查。